

# 端午粽香

文 | 苗太风

上学时，老师告诉我们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，他在同贵族子兰、靳尚等人的斗争中，惨遭革职，被长期流放，因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，也无法挽救楚国的危亡而自沉汨罗江。百姓为了缅怀他，便定了五月初五祭祀他，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节。

不管是郁不得志自沉汨罗江的屈原，还是一锅锅飘香的粽子，都已随着历史的长河，成为一种记忆，端午节也在历史的沉淀中，被翻新出生活的韵味。

出生祁县的我，上学之前没有被人告诉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，更别说知道声势浩大的赛龙舟了，记忆中的端午节，总是从忙碌中开始，在笑语中度过……

早上还没起床，就会闻到院子里散发出的艾香清香，那是父亲去地头割回来的。老家有端午插艾的习俗，而艾草必须要沾着露珠才最好，所以每年端午节这天，父亲天不亮就出发，将采回来的艾草挂在每个房间的门上。听老人说，这样可以去除邪气，守护安宁。特别是家里有女孩子的，还会将艾叶扎在辫子上，或者别在发卡上，因为相传戴上艾草可以驱邪避毒。

老家的粽子大多是用黄米做成的，味道清甜，吃的时候沾上白糖，味道更加可口。中午吃

上几个粽子，止饿又解暑。

端午之际，佩戴香包的习俗在家乡源远流长。长辈们把香包称作“绌绌”，象征吉祥美好。它是按照剪纸的图样，在丝绸布料上绣出各种各样的图案，填上棉花、香料等，做成小巧精致的刺绣品。一个个香包，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，煞是好看。这一天，小孩子会在背上、肩上、胸上佩戴生肖图案，在手腕上戴上五色线。

记忆中，我所有的香包都是外婆做的。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佩戴过的青蛙香包，绿色绸缎作为底衬，青蛙内胆用棉花填充，装上丁香、山艾、细辛、甘松、白芷等研为细末的香粉，上面活灵活现地绣着五毒图案，坠着彩色丝穗。外婆告诉我说，这穗子寓意长寿。为了这吉祥的寓意，外婆要在端午前两个月开始准备，我拿着这些香包和小伙伴们炫耀时，他们总露出羡慕的神情。

时光将当年的女娃，送到了不惑之年，如今早已成家立业，行走钢城。美好的回忆犹如一部旧电影，在脑海里不停播放，时常把我带回到儿时的幻影之中，感受那份亲和与温存。在岁月的长河里，节日每每如约而至，故乡依然静默伫立，在不远的地方遥望游子，静谧无声、蜿蜒绵长……



戏水  
郝璐 摄

一年一度的端午节，让我不由想起母亲的百家粽。

母亲是一位包粽子的能手，她包的粽子好看好吃还不漏米，宿舍里有些不会包粽子的邻居常常请她包粽子。每逢端午节前几天，母亲就忙活开了，不仅包自家的粽子，还要给排房的邻居们包粽子，用母亲的话说，“我包的是百家粽”。

包粽子需要粽叶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街市上根本没有卖粽叶的，要想吃粽子就得自己摘粽叶。那时，人们大都是去河西汾河滩摘粽叶。那时的汾河是一条原生态的河流，不仅滋润了环境，还生长了一片一片的芦苇丛。每逢端午节来临，人们便去汾河滩的芦苇丛摘粽叶。以前是父亲去汾河滩摘粽叶，我长大了，母亲就让我去汾河滩摘粽叶。母亲还特意吩咐我：要摘叶子宽的粽叶，叶子窄了就不好包米；粽叶也不能扯裂了，叶子裂了也包不住米；还要给邻居们包粽子，要多摘一些粽叶。

我点头应允，便骑着自行车从尖草坪一路赶到河西的汾河滩。那时的汾河岸边还没有滨河快速路，只有绿油油的芦苇丛蜿蜒在汾河滩上。我来到

## 母亲的百家粽

文 | 成石

汾河岸边的时候，岸边已经停了不少自行车，早有人捷足先登摘粽叶了。我急忙下河滩往芦苇丛赶去，河滩上遍布草丛和沼泽地，一脚踩不准，就会陷入泥浆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芦苇丛中，我晚了，叶子宽的早被人们摘走了，只好摘不太宽的粽叶。摘了一会儿，胳膊酸麻，两脚乏困，好累呀！坚持摘到中午，总算摘了一布袋粽叶，虽然有的粽叶扯裂了，我也舍不得扔掉。粽子好吃，粽叶却不好摘！

我把粽叶拿回家，母亲看到我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，“看把你累的……”不好意思地说，“粽叶摘得不好，叶子不宽，还有裂的。”母亲说，“能包就行，叶子裂了可以垫锅底。”

母亲开始包粽子了，她先给邻居家包粽子，一天包下来，双手泡得发白，累得腰酸背痛。父亲就说她，你这是图个甚？自己家的粽子顾不上包，每天忙着给别人家包。母亲却

不急不恼地说，你不晓得，这是我们老家的习惯，村里人总会有不会包粽子的，会包粽子的人家就主动去帮忙，你帮我，我帮他；粽子煮好了，你送我，我送她，这样就形成了端午节包百家粽，吃百家粽的风俗。你说我该不该去帮忙？父亲嘿嘿笑着，应该，应该，你们村的乡俗好，你给邻居们包粽子去吧！家里的杂事我都包了。

直到端午节前一天，母亲才回家包自家的粽子。粽子包好后，放到锅里要煮好几个小时，满屋子飘出一股淡淡的粽香。这时，邻居们陆续来到我家送粽子，这家三个，那家五个，一阵功夫桌上就堆起一大堆粽子。我迫不及待地剥开一个粽子吃了起来，香喷喷、甜滋滋的，真是天下最好吃的食品！当然，一家粽子一个口味，有包莲子的，有包蜜枣的，还有一家南方邻居包腊肉的，真是百家粽子百家味！我挨个尝了五个粽子，母亲赶紧拦住我说，别撑坏你的肚子，咱家的粽子你还没吃呢！

粽子煮好了，母亲把粽子晾凉后放到小筐里出了门。我知道，母亲也给邻居们送粽子去哩。

## 又见梧桐花落

文 | 康玉梅

周末一人在湿地公园散步，清脆稚嫩的声音入耳：“妈妈，快看，多像小喇叭呀！”寻着嬉戏打闹声走去，路的转弯处，一个约四五岁、穿红裙子的小丫头和她的妈妈互捧着一簇簇散落的梧桐花，向空中扬洒。

静静地在侧面坐下来，仰望这一树的浅紫。微风吹来，梧桐花洋洋洒洒飘落在我的身上、头上。信手拈来一朵：依然是纤白的花蕊、粉黄的花托、淡紫的花边。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梧桐树，是在儿子八岁时。那年我刚从外地调回太原工作。儿子从一岁起就跟着公婆在太原，每每电话，婆婆总会与我笑谈孩子的种种趣事，尤其是说到孩子每晚总是抱着我的睡衣才能入睡，说是妈妈的味道时，我虽能强作镇定地在电话中与他们谈笑风生，但没出息的泪，却总如断线的珠子，擦也擦不完。那种滋味真的

电视机上、墙上的相框边、书本里等等，每个角落都是梧桐花的影子和香味。遗憾的是搬家后，就再没见过梧桐。但对梧桐花温馨、美好的回忆却一直留在我记忆深处。时隔多年，儿子与我远隔千里，已经上了大学。我的两地生活演变成了三地，今日再见梧桐花，不由得让我惆怅满怀、潸然落泪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儿子突然打来视频电话，我努力梗住。“妈妈，你在哪儿呢？”我用发抖的手撑起手机，让他看满地的梧桐花。“梧桐花年年春来岁岁开，你看见它那灰褐色的主干和枝桠多么粗壮！我也会变成像它一样高大结实的！”伴着孩子的声音，我起身抚摸着它的主干，再仰望这一树的浅紫，只见满树梧桐花都嫣然笑着、翩然摇曳着；再看满地的落花，到处都是繁花似锦、芳香四溢。



泸沽湖 牛志刚 摄



景色宜人 侯建华 摄